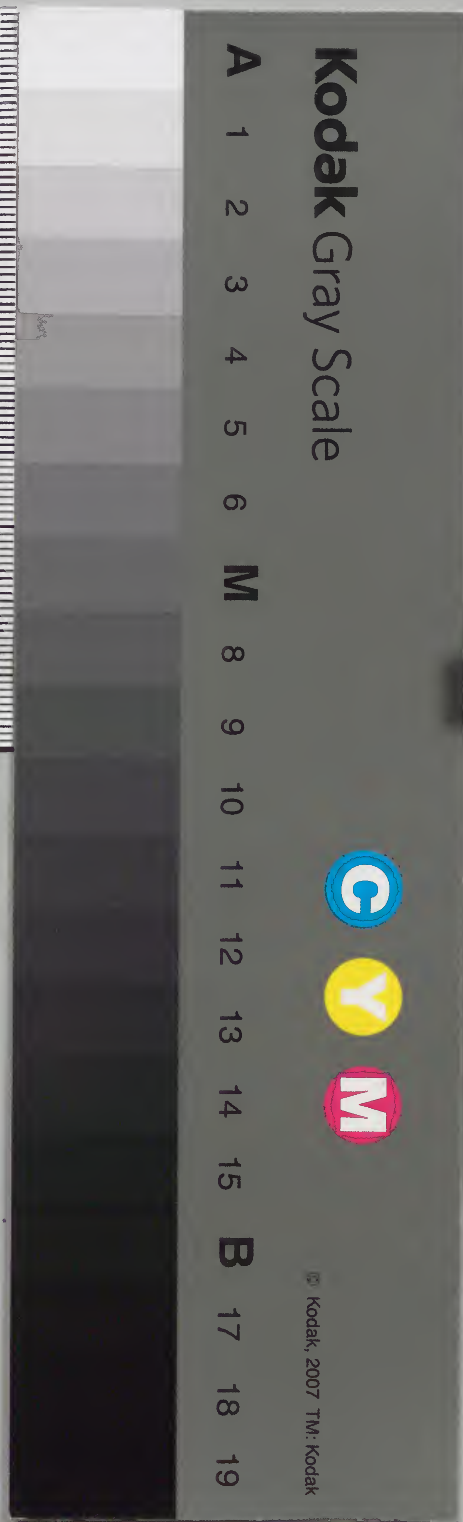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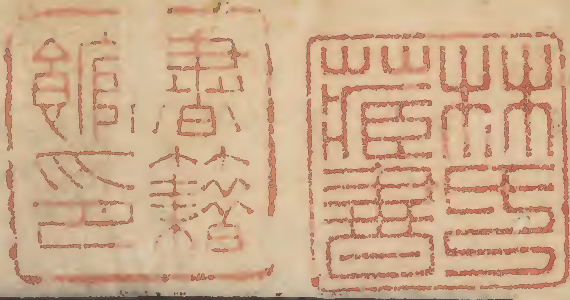
漢書門			
九	八	八	八
八	六	四	八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三	九	漢	
八	八	書	
函	八		
一	八		
六	八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288	
冊數	8 ( 5 )		
函號	308	186	







皇明世說新語卷之五

雲間李紹文節之甫撰

夙惠

方孝孺髫鬣已善屬文。見典冊所載聖賢遺跡。忻然有願慕之志。鄉人呼為小韓子。

解學士縉童時。婦翁過其家。解父抱縉置椅上。婦翁云。父立子坐禮乎。解答云。嫂溺叔援權也。

揚文敏年十三。或論古名相。嘆為不可及。公徐云。臯夔伊周。或不可及。其他未有不可學而至者。



永樂改元徙江南富民實北京黃潤時年十二其父  
當行乃詣官請代官不從對曰父日益老兒亦  
日益長官異而從之  
干謙七歲僧蘭古春見而奇之曰此他日救時宰相  
李東陽四歲能作大書景皇帝召見抱置膝上賜上  
林珍果六歲八歲復兩召之試講尚書嘗與程敏  
政同召上試對云螭蟬渾身甲冑敏政對曰鳳凰  
徧體文章東陽對曰蜘蛛滿腹經綸後程官學士  
李大拜兆于此矣

楊季任僉浙憲嘗見數童從社學歸中一童手拋書  
包爲戲季任召至前出對云童子六七人無如爾  
狡生對曰太守二千石莫若公且請賞季任許之  
乃云莫若公廉季任誥之曰無賞又何如對曰莫  
若公貪季任大奇之生名呂升官亦至僉憲  
舒芬之父得一墓地形家曰此地當發鼎元然必四  
世之後舒父曰我不能待也時芬童年曰父無患  
若地果勝請移三世祖骸墓于此兒卽應矣父從  
之芬果大魁



洪鍾四歲能作大書。憲宗召見。命書聖壽無疆。鍾握筆久之不動。上曰。汝容有不識者乎。鍾叩頭曰。臣非不識。第此字不敢于地上書耳。上命內侍昇几。一揮而就。

正統閒。起送神童。至京。上戲與丈餘紅羅。使直書一字。乃以筆直豎如羅長。傍加一點。遂成卜字。

何遵幼時。其祖折葵一枝付公。命向日拜。竟北面拜。祖怪問。公曰。翁獨不聞闕在北耶。

彭春菴七歲。從鄉父老入佛寺。不拜。寺僧強之。不從。

及叱之曰。彼佛裸跣。不衣冠。我何拜爲。

何文肅喬新。幼閱陳子桎通鑑續編。翰林周中規問曰。子桎書法何如。曰。先輩著述。非後生敢議。然呂文煥降元。不書其叛。張世傑溺海。不書死節。曹彬包拯之卒。不書其官。紀義軒則採怪誕不經之談。書遼金。則失內夏外夷之義。似有未當。中規大驚。白其父冢宰。公曰。三郎學識。不易及也。

張簡肅敷華七歲時。里社有竹木之崇。乃指揮羣兒。斬伐殆盡。

崇



劉主靜幼時臥病其父即病所得其祀竈文驚嘆曰此子有八面受敵之才

七歲題畫龍有云莫點金睛飛去

王宇幼穎悟迥絕異人張三丰抱視良久曰此兒奇特不凡他日必為河南人物貴顯不足言也

毛澄七歲善屬對姻戚長老喜之者贈以金錢受歸即擲曰要此何用吾不欲違長者故攜歸耳

劉咸栗六歲侍客有論及天下阨塞及運道可憂者趨而進曰勿使奸雄聞之

劉咸栗幼時侍父方伯公問天何依地何際終有壞否及聞元會運世之說則又曰後之人將柰何方伯笑曰童子何慮之遠

布衣陳刺夫家始微賤父銀工也常攜公攻業于人其人密為之防公年十一語其父曰父何執業而蒙盜賊之名乎勸其父舍之

呂原九歲能文識者曰此子殆脫穎而出者

王道亨年十二作古塔詩云浮屠何代建峭拔入雲端絕頂登臨處摩娑星斗寒劉中行見而奇之曰



寇萊公舉頭紅日之句。不過是也。

倪文毅岳五歲侍文僖公。問曰：天上更有天，地下亦當有天。蓋已悟天包地之理矣。

王陽明幼問塾師曰：何為第一等事？塾師曰：惟讀書。登第耳。陽明曰：登第恐非第一等事，或讀書學聖賢耳。其父笑曰：汝欲做聖賢耶？

謝璿八歲善詩。客命賦暮秋，援筆立成。至紫塞風寒，鴈叫霜客驚嘆，呼為奇童。

鳳翔王麒年十三為知府張本濟所愛，曰：使讀書不

較不數年，天下無書矣。

韓邦靖五歲讀論語。至文王至德篇掩卷，若有思者。父問對曰：卽如是武王，非矣。

孫文簡承恩五齡。吳一齋以紅燭試破，卽答曰：色似朝霞，光同夜月。吳曰：此清華色象，異日華國之徵。

王世貞幼見鬻刀者，其師戲分韻教之作詩。王輒成句云：少年醉舞洛陽街，將軍血戰黃沙漠。師驚曰：子異日必以文鳴世。

豪爽



太祖造邦。法制嚴峻。王行欲往金陵。其友堅沮之行。大聲曰。虎穴中好歇息。

孫炎博學能文。下筆輒數千言。與人談古今成敗。如懸河。性嗜飲。負氣。一時交遊。並豪俠。輩嘗曰。孫炎豈齷齪輩伍耶。章句之士。不在肩睫。

永樂間。有虜使至。稱善飲。有司推能伴者。僅得一武弁。猶恐不勝。上令廷臣自薦。曾內翰棨請往。上問鄉量幾何。對曰。臣量且當陪過北虜。上喜。令往。三。人默飲。終日。初不可計。虜使已酣。武弁亦潦倒。內

翰爽然復命。上笑曰。無論文學酒量。豈不作我朝狀元乎。

項忠討滿四。矢石如雨。畧不少避。馬文升勸其持重。項曰。奉命討賊。久無成功。死所甘心。

郭定襄登守大同。屢衄之後。人心土崩。愛登者泣曰。事至此如何。登曰。天祚國家。必無可憂之事。若胡勢莫遏。吾與此城誓相存亡。當不使諸君獨死。王竝少以經濟自許。擢給事中。曰。士當希汲黯朱雲。安能局促。效轅下駒耶。



劉源清巡撫宣大。每戰必曰：死入褒忠祠，何恨。

武安侯鄭亨治大同，極有威嚴。前呵一出，街頭犬豕亦走避之。當時亦大異此事。

鄒智計偕道出三原。時尚書王恕家居，智往見，且曰：「智此行，非但會試，正欲上疏使進君子，退小人。則天下治，恕不答。」

徐有貞酒中忽問門下士杜董曰：「汝謂何等人可作宰相？」董謝不知。公曰：「左邊堆數十萬金，右邊殺人流血，目不轉睛者，真宰相也。」

力士李金鎗來吳。徐武功召試其藝，李運鎗庭中公，哂之，呼家人取吾棒來。棒乃純鐵所為，重六十餘斤。顧李曰：「盍試諸。」李謝不習。公笑起，運棒如飛。時及李頸，李懾伏不敢起。公擲棒叱之。曰：「吾豈與若校技者耶？」

王莊毅竝尚氣，居言路，見事不平者，輒為扼腕。自廷擊馬順，後所至，令行禁止，人望而畏之。曰：「此捶殺馬順者，自是名滿天下。」

憲宗闢西廠，命中官緝事，勢焰不可當。其黨韋瑛者，



夜帥邏校入兵部主事楊士偉家并掠其妻時陳音居北舍亟乘墉呼曰爾何人乃擅辱朝臣其人曰爾何人乃不畏西廠音曰我翰林侍讀陳音也聲氣愈厲其人少戢

韓中丞雍膽力絕人兩司會集議兵適引賊數人至公握刀付一布政曰公可手斬此賊布政戰縮公笑曰公談兵何美殺一係囚猶爾臨陣當何如卽自持刀連斷數人頭衆懼有眩絕者

何喬新守溫夜乘小艇訪虞徵君原璩坐久索飲村

居無所覓公嘆雖酸醅亦可乃出新醢一餅共酌劇談竟夕而別時稱何虞醋交

王文成少好奇隨海桴過仙姑島觀日出島有老人留王者半夜呼曰日出矣王起見海水都作胭脂色日如巨屋晃漾漸昇以爲半生奇觀莫是過也湯胤勣東歐王孫負才使氣日記數萬言才五六爲弟子員京兆尹下學傳籌召諸生胤勣後至當筞大呼折尹聲撼庭木尹愧憤卒筞之胤勣攘袂走出學門題詩府署云從今袖却經綸手且向江頭



理釣絲遂出遊江湖

莫有譽上書請告時聲譽籍甚當徙吏部人有風其且止者公笑曰吾自欲歸豈以刑部郎少之故一吏部能縻我哉竟忝弗顧

胡山人岳松與曾省吾善曾問謂山人盍就武科自見山人笑曰足下眎生能界界汗辱中從短後健兒角腐鼠乎孰與高岸長裾誦說先王與當世長者遊以自愉快卽大將軍不易矣

沈青崖嘗從嚴世蕃飲世蕃虐所狎客給事飲非其任強灌之公卽以灌世蕃曰吾代客酬也

沈青崖編管保安會總督揚順多殺平民報功青崖忿懣爲詩刺之有曰白艸黃沙風雨夜冤魂多少覓頭顱或勸公隱默自全公曰我昔非言官今非啞子若輩殺人欺君要賞吾誓不與其天

楊爵繫獄首尾八載每誦易以自遣人每勸止之公曰吾身尚在吾何憾

楊用修謫滇中有東山之癖諸夷酋欲得其詩翰不可乃以精白綾作紙遺諸伎服之使酒間乞書楊



欣然命筆。醉墨淋漓。裾袖。曾重賞伎女。購歸。裝演成卷。楊後亦知之。便以為快。

王冕大雪中。赤足上灑嶽峯。四顧大呼曰。遍天地間。皆白。玉合成。使人心膽澄徹。便欲仙去。

龔司諫欲以木元經才藝上聞。元經曰。人各有時。若雖處囊中。穎當自脫。寧待援手他人乎。儻果薦上。

元經惟有披髮入山耳。楊爵家居。有旨逮繫。官校入。即與偕行。諸校謂曰。盍

內別乎。爵曰。太矣。勿復顧。

楊給諫允繩自言。我目如馳電。能開不能閉。口如決濤。能吐不能舍。

楊繼盛論劾嚴嵩上。怒其引用。二王為辭。杖公百。或遺之。蚌蛇膽。公曰。椒山自有膽。

全椒舊有項羽廟。余翔為令。一炬焚之。王元美曰。此殆為咸陽三月火復仇耳。

李思齋曰。丈夫喜。則清風朗月。跳躍歌舞。怒則迅雷呼風。鼓浪崩沙。如三軍萬馬。聲沸數里。安得閉眼

愁眉。作婦人女子賤態。



徐文貞督學江西。道遇毛尚書伯溫。過其舟。毛曰。君得無饑否。呼侍者持大盤四。其二裝炙鵝。鵝皆木。手掇之。銀盃二。使注酒。長醲大醺。倘若無人。時文貞年少。勇于酒。互舉無算。歡然而別。曰。公大器也。高捷罷歸莊居。盜意其厚藏。謀劫之。司警者以報捷。令洞開大門。手舞雙刀。刃光如月。燦疾如風。盜皆狂奔。間有俯伏者。呼曰。三叔尚雄武如是耶。彭司馬澤晨訪郭武定。畱小酌。念無酬酢者。適張御

史之子至。因取兩銀舟相對。彭尚不肯脫衣。酒十餘行。解帶褫衣。曰。進部未遲也。屬有微雪。又十餘行。曰。部幸鮮事。可無進矣。轟對無算。至暮始別。唐荆川語王遵巖曰。宇宙閒有二事。人人見慣而實可笑者。屠沽細人。衣食少足。死後必有一篇墓誌。達官貴公。稍有名目。死後必有一部詩文。此等文字。家藏人蓄者。盡舉祖龍手段。作用一番。則南山樵炭竹木。當盡減價矣。

吳人張隱君云。吾積財以防老也。積快活以防死也。



唐順之滿壁書志士不忘在溝壑語

三崖歐陽公數忤權倖有為公寒心者公曰君子全身遠害惟有不仕既為官安得避禍

黃舍人道月與一二同年遊西山黃岸幘衣半臂紫袷坐連錢驄馬挾彈飛鳥應手而落遊人從之如雲即以為鳥犢遊人為之語曰得山禽從舍人

登文潔善病平生酷自愛及登崇山峻嶺不及絕處不休不臨懸不壯每會神情獨得仙仙欲飛

揚最在獄不食囚飯語周順之曰寧以壁碎石上作

羣玉屑安能甘此侮汚為全瓦礫耶

沈孟淵性好客每日設數筵酒食以待客至若無客則令人於溪上撥望惟恐不至也

龔大章每有所詣無遠近皆步或勸稍就舟楫先生曰生吾足將安用哉

熊際華曰余泛赤壁亦以七月望夕因感賞古人賦詩橫槊風雲氣豪舉酒屬客勝情乃足饒之

莫雲卿曰余嘗獨居山中時借榻僧舍每見林巒新霽鳥聲碎耳巖扉初曉雲山盪胸一啟山椒紫翠



正落枕上。仙仙乎覺身世之欲浮也。

容止

吳伯宗少時舉止不凡。識者奇之曰。此兒玉光劍氣。殆不可掩。

忠誠伯茄瑞。狀貌魁奇。不妄言笑。事太祖十餘年。小心無過。太祖嘗稱為賢人君子。

王禕長身山立。人初見之。若不可近。及接之。聽其言。情意藹然。恨知之晚。

大同缺。巡撫李賢以王越薦。及陞見。英宗曰。王越是

爽利武職折扮遂用。

倪文毅體貌豐碩。目光燭然。望之如神。

天順初。閣老皆被逐。徐有貞李文達等代之。後又繼

以岳正。英宗始見徐曰。徐有貞可惜無福。又謂岳

正齷齪胡子。故此數人旋斥。而文達儀度端巖。得

體。始終保全。安享富貴。

韓雍精悍濶達。上喜以狀貌陞岳部右侍。諭南陽曰。

各邊撫臣。但得如雍者。方稱。

王守溪云。成弘間。翰林聲望最著者。吳寬謝遷二人。



皆狀元及第。儀貌修偉。寬溫粹合。弘遷明暢。亮直竝有公輔之望。

林鶚貌莊重。對妻子無情容。見小吏必束帶。

謝一夔廷試第一。傳臚之日。哀然衆中。縉紳屬目。李文達尤喜得人。後有及第者。輒曰。安得偉器如謝某者乎。

王文莊鴻儒未遇。郡守段堅。一見嘆曰。子風神清徹。非塵埃中人。

戶書吳琳致政歸。朝廷遣使察之。使者潛至其旁舍。

見一農人拔稻秧。徐布于田。貌甚端。謹問曰。此有

吳尚書乎。農人斂手對曰。琳是也。

丘文莊稱蔡介夫。氣清而色和。外閒而內辨。

世宗幸太廟。見張文忠公。喜賜詩。稱公貌奇才。崛

趙大周云。楊升菴在瀘州。其服飾舉動似蘓州一貴

公子。

莆田彭韶爲吏。侍人不見其笑容。衆擬之。包孝肅

孫一元善說玄虛。渥顏飄鬚。望之如神仙中人。

黃道月在京邸。飲黃履常樓中。望西山雪。黃倚榭浮



白。目光與雪射。爛若燭銀。長嘯內激。山水盡裂。習孔教論瑯琊兄弟。曰。元美神仙相。敬美王子相。三崖歐陽公。睂目皎哲。溫美。望之如羽人處子。陸杰巡撫湖廣。世廟巡幸。召見。見公偉貌。修髯。進退從容。語近侍曰。陸都堂真大臣也。

自新

羅文恭玩內典。得返聞音覺。此身在太虛。視聽若寄。世外友人。覩其顏貌。驚服。先生忽自省。曰。嘻。是將入禪那矣。乃悔置前功。篤志聖學。

岳正再起再廢。有自京師來者。傳天語于正。曰。岳正倒好。只是大膽。正因寫小像。遂槩齒其辭。題于上。曰。岳正倒好。只是大膽。惟帝念哉。必當有感。如或取汝。再敢不敢。

世廟諭內閣曰。侍郎董玘。經筵內行禮。先後俱無遜讓之體。其心可知。玘聞之懼。自是見上屏息如儀。上復謂內閣曰。玘承諭後。似加恭謹。已知省改。其令安心供職。

呂光洵按吳。某給事欲爲富人居間。適陸粲在座。不



果言而別。語所親曰。昨陸公諄諄言地方利病。又勸其奏請蠲租。彼爲公激昂吐辭。我乃懷私噤不敢言。思之愧死。遂却富人金。曰。吾爲陸公所化矣。吾謹喜擊劔弄丸。蹴鞠六博。日與諸少年飲胡姬肆中。醉輒出都門。走馬平原。識者咸目之。曰。此吾舍人兒耶。舍人長者何爲令無子。謹聞曰。如人言。必何若。乃稱舍人有兒也。或曰。丈夫能以文章博上第耳。謹曰。若是于謹何有。遂謝諸少年。始爲博士業。至掄魁才五月耳。

助教李繼浮薄。李時勉爲司成。時厭之。後時勉忤瑾。被枷繼營救甚力。轉求會昌伯得釋。衆始稱之。

企羨

楊翥講學胥溪之上。學徒彌衆。楊士奇自廬陵來。邂逅以求館。事翥叩其中而器之。乃告主人曰。吾不足爲若師。求吾之所師者。師之。遂辭去。主人詢其所師者。蓋指士奇也。竟延之。

進士姜麟見陳白沙曰。吾閱人多矣。如此先生。耳目口鼻人也。所以視聽言動者。殆非人也。至京有問。



之者曰活孟子活孟子。

廖道南曰。予遊翰林。見有亭一區曰柯亭。有柏二株。曰柯學士柏。何其流風遺澤。令人永矢勿諼也。蓋其孤介之節。剛正之氣。所漸被者遠矣。

廖學士。雅自負博而辨。又貴倨也。所引說經史。連拄諸生口。獨魏裳避席。秦對不窮。又所請益。時出其表。學士自矢曰。何物少年。乃爾足三冬耶。

周鼎穎敏絕倫。爲金榮襄公幕下。士章文仲來謁。公曰。聞有周鼎者。願與角。公出南征詩百韻。進兩生。

于前。爲誦一過。皆能悉記。周復從末句倒誦。至前章。謝曰。今而後知讓君矣。

王陽明謫龍場驛丞。歸至錢塘。劉瑾遣人隨偵。乃托言投江。實附客舟。至閩。登岸。奔山徑數十里。夜扣一寺。求宿。僧故不納。趨野廟。倚香案臥。蓋虎穴也。夜半。虎遶廊。大吼不敢入。黎明。僧意必斃于虎。將收其囊。見陽明熟睡。呼始醒。驚曰。公非常人也。不然得無患乎。

嘉靖初。朝鮮王奏呂柟馬理爲中國人。才第一。朝廷



乞厚遇。仍頒賜其所為文。使本國誦式。

文待詔每稱沈啟南為先生。每謂人吾先生非人間人也。神仙人也。百文某安敢望。

陸師道師事文徵明。人謂陸公已貴。胡折節。乃爾。公曰。文先生以執藏道。無適非師。奉之益篤。

蔡林屋羽書法道勁。間臨蘭亭十七帖。人或從後指。摘其離者。羽曰。不然。吾非臨右軍。吾乃倣之。為諸

生。與文待詔徵明齊名而已。

章文懿曰。待客之禮。當存古意。聞薛文清待客。只一

雞一黍酒三行。食飯而罷。此可為法。

王元美云。吾黨有三甫。張肖甫雄爽流暢。張助甫奇秀超詣。余德甫精嚴穩稱。皆吾所不及也。

王寅喜談禪。嘗執弟子禮。禮古峰禪師。長跪請曰。寅

徃徃遇異人。無如師者。師將安之。師曰。吾徧遊海內五嶽者三。今將遊海外五嶽。而後出世。寅愈益嚮慕。因自號十嶽山人。

梅衡湘答李卓吾云。聞公有老態。令人茫然。積于公心向之。未交一言。何可忘也。



明世說新語 卷之五 十一  
態際華曰。過吉水鄒南阜。水石冷冷。真使人懷廉  
立之想。及過先生一語。語不可了。已翩然有唵風  
弄月。以歸之興矣。

莫廷韓曰。余生平無淡好。每見竹樹臨流。小牕掩映。  
便欲卜居其下。

### 傷逝

宋景濂安置茂州。道遇高僧。與語曰。吾聞內典善惡  
必報。吾平生所爲。自謂無愧。何至是哉。僧曰。先生  
于勝國。嘗爲官乎。曰。編修。僧默然。濂是夜自經死。

朱祭酒訥疾篤。其子麟懇諸監官。請還家。訥厲聲曰。  
是何風雲氣少。兒女情多。況在丁社兩祭。齋戒中  
耶。祭畢。乃就舁歸。遂卒。

袁孝曰。國初死忠者。如王禕之死。滇南希烈之真卿  
也。花雲之守姑熟。祿山之杲卿也。韓成之誑楚。沛  
公之紀信也。張子明之僞降。晉人之解揚也。他如  
胡越國之死。金華孫耿之死。括蒼其事與唐張鎬  
李絳頗相類。

王行爲藍玉所知。藍謀反。行亦被執。刑官無以入其



罪命行供狀曰行本一介書生蒙藍大將軍禮遇甚厚今將舉事焉敢不從遂以同謀被誅

文廟繼統陳廸獨不□與子丹山鳳山同磔于市上命割其肉塞廸口因問肉味何如廸曰這是忠臣孝子肉甚香美

卓敬不屈文皇就僇臨刑嘆曰變起宗親畧無經畫敬死有餘罪神色凜然

文皇登極方孝孺不肯草詔凌遲未畢改命樓璉惶懼受命歸而憤嘆妻子問曰得無傷方先生耶璉

曰我受刑尚可正恐累及爾輩耳自經死

淝河之戰平安操長鎗馳馬追文皇幾及會馬蹶被擒上問曰向非馬蹶汝將何為安大言曰刺殿下如刺朽耳上壯而釋之久之上問平保兒尚在耶安聞自經死

吳友雲使雲南有梁王使臣鐵知院等劫雲使降命胡服辮髮以見雲厲聲曰汝不趣降乃欲降天子使耶雲頭可斷髮不可辮遂遇害

于謙冤死憲宗嗣極首復譏官制詞曰先帝已知其



枉朕心實憐其忠

張學士以寧自守清潔奉使安南襍被而往臨終有詩云覆身惟有黥婁被垂橐都無陸賈金

劉球疏請攬權大忤逆瑾卽陞前粹球赴獄囑其黨馬順苦拷卽獄中支解之劉臨刑不知所謂第大呼曰死當訴太祖太宗

英廟復辟石亨誣奏于謙王文不軌廷鞫日王力辨迎襄之誣于第云何辨爲縱上不欲殺我石亨輩必不相容遂默不對

高都御史明卒時書一語云平生無一事欺天今日送百骸歸地

周新臨刑大呼曰生爲直臣死當爲直鬼

少司寇林一鶚病久尹直往問安一鶚喘息嘆曰病將三月當往俸矣明日報卒直曰林公不慮病不起且慮俸當往蓋以廉貧之故可惜也

陳直晟卒郡守彭桓立石官道傍題曰大明闕下兩上書請補正學泉南陳先生墓

武宗有旨擇日巡狩徧觀中土繁麗舉朝切諫不聽



有金吾指擗張英者。謂其駕出必不利。乃肉袒露刃于胸。囊土數升。持諫疏。當蹕道。跪哭諫。不允。即拔刀自刎。血流滿地。待衛即縛。詔鞠英。囊土何為。曰。恐汗帝廷。洒土掩血耳。已而死獄中。

陸震廷杖。垂死復甦。書與諸子曰。吾筆亂。神不亂也。宸濠將謀不軌。瑞州守宋以方積忤濠意。考績將之省。父老遮曰。公其以死行乎。宋曰。封疆之臣。死封疆。吾雖死。汝郡安矣。至則濠果執付南昌獄。竟死。宸濠之變。許志節。達不屈。挺立受刑。觀者壯之。時其

父家居。聞江西有變。殺一副使。輒為位。易服而哭。人恠問之。父曰。必吾兒也。此其素志。今果然矣。

陽明先生臨終。門人周積泣下。問何遺言。陽明微哂曰。此心光明。亦復何言。

儲瓘病亟。召友人顧璘。王韋。囑以後事。至不能語。猶舉筆作國恩未報。親養未終。八字。無一語及家事。

楊爵繫獄。前後七年。忽宮中火。傳詔急救。爵及歸。有大鳥集其舍。爵曰。吾將死矣。未幾卒。

施閻將死。自諺曰。吾如負債者。今限滿須償耳。



張鳳翔角尚舉于鄉。馳騁騷賦。落筆千萬言。奇字爛錯。綺文輝變。觀者咸謂子安再生。文考復出。隨舉進士。卒年三十歲耳。子安二十九。文考二十四。人以二子擬鳳翔。非識乎。

方伯張賢將卒。語其子曰。身後毋納賻。傷我節。毋作誌表。虛譽失我真。毋聽人言。作石獸器物。侵我墓。宋山人應春。性豪宕。固窮。遍遊海內。後至武林。縉紳有憐其老。欲為置棺衾者。宋笑曰。我自有結果處。無需此。八月錢塘潮盛。宋飲酒大醉。赴潮死。

陳體方將死。頭戴野花。肩輿遍遊田間。狂醉三日。乃辭世去。

鄭善夫赴官留都。嘗與友人期曰。明年海上。有紫氣東來。是吾觀化至矣。不一。年果卒。

棲逸

宋景濂云。近來衰孱益甚。自度不久入世。居北山一峰。峻甚。號曰小龍門。其間閒曠之地。思架草屋三間。以奉老親。此足一出。衆事皆棄。

常熟富民徐世。忽論幹人。清珪曰。吾家業盛矣。必有



代謝。今將令此而太之。遂舉田宅。授珪挈妻子築室先隴之側。布衣蔬食。謝遠交遊。自號桃源小隱。大祖故人焦某。屢命不起。使人搜索之。一日焦荷雞酒。由御街直入。上大喜。命付光祿治具。相飲嘉歡。已而出。金銀角三帶。命其自拾以官之。焦取角。授千戶。數日出高橋門。挂冠帶于桑樹而歸。

大祖召郭德成爲都督。郭免冠泣謝曰。臣耽酒嗜臥。不識事情。緩急位高祿重。事苟不理。上必殺我。人情不過多得錢飲美酒。隨意自適。足了一生矣。

胡九韶家貧。力耕僅給衣食。每日晡焚香謝天賜。一日清福。其妻笑曰。一日三餐菜粥。何名清福。胡曰。吾幸生太平之世。又幸一家骨肉飽煖。又幸楊無病人。獄無囚人。非清福而何。

道士鄧羽爲詩甚工。自言居武林時。忘情消白日。高臥看青山。動落花流水之機。適聞雲野鶴之唳。遂成意外不期然而然之句。無意于詩也。

王文端公致政家居。年踰八十。每與夫人各乘肩輿。循觀阡陌。子孫稱觴上壽。備享萬福。一日坐觀澄



江洪漲諭子孫曰。初東望先生不欲我同事。內閣時不能平。然使我在內。則天順初元當坐貲禍。今日安得與汝曹觀水為樂哉。

陳德勝自號龍潭老人。耕隱不仕。吳康齊雅重之。語陳白沙曰。過清江可叩龍潭老人。白沙往訪。適龍潭雨中簑笠犁田。乃延之家。對榻信宿。辨析疑義。白沙歎服而去。龍潭語兒輩曰。吳康齋非愛我者。姑蘓尤大參文度乞歸日。以機杼為活。人罕知者。會尹冢宰與公同年。托蘓守訪之。因覓得一老。絡絲

委巷。芑鞋藜帽澹如也。人或告以郡侯至。即趨避之。

楊升菴書壁云。老境病魔難親筆硯。神前發願不作詩文。自今以始。朝粥一碗。夕燈一盞。作在家山僧行。逕惟持麗公空諸所有四字。

呂仲木引疾歸。門人迎于途。曰。夫子如京。期年而又返。何不憚煩也。呂曰。豈予得已哉。曠職素餐。在官之酒脯。不若南山蔬食之為甘也。

施峻罷歸。每引詞客對酒。初蕭入戶。輒手作揖。曰。



幸爲不佞彈射。客有請者亦然。彈射訖乃飲。或自歌其詩。輒酣呼愉快。世謂其有稽阮之風。

都玄敬齋居蕭然。樂奉賓客。銜杯道古。以永終日。或至屢空。輒笑曰。天地間當不令都生餓死。

王恭年六十餘。薦至京師。同郡王偁戲恭曰。君無以會稽章綬故來耶。恭笑謝曰。山中斧柯。幸自無恙。

陳太和自號無住髮僧。平生蹤跡。非西峰則東嶺。曰來吳中。詩人能放浪水石間者。一人而已。

陸文裕公謂朝士云。僕之迂狂。蹶而不悔。近得祕法。

朝參之餘。杜門焚香。一味參禪。習靜雖書冊盡皆掃去。乃大有益。

高叔嗣答袁永之云。僕高枕丘中。逃名世外。耕稼以輸王稅。采樵以奉親顏。于時新穀旣升。田家大洽。肥粃烹以享神。枯魚燔而召友。簞笠在戶。桔槔空懸。濁醪相命。擊缶長歌。茲鄙人之自快。而故人之所與也。

薛蕙罷官。乃爲佳園宴處。痛罷爲詩。著老子解。供達磨像。案上陳邵堯夫詩曰。是矣是矣。蔑以尚矣。



王立道病肺。欲疏鑿。語人曰。脫吾疾瘳。以請而得走  
錫山也。將腰斧伐林于海上。羣樵人嚮。佯足終吾  
年。與雲霄冠珮絕矣。

李于鱗請告歸。構一樓東眺華不注。西揖鮑山。曰。他  
無所溷吾目也。

王世懋好栽花果。晚治一圃。悉構闢嶺奇卉。及牡丹  
芍藥蓮菊之異名者。菽之。作學圃雜疏。謂兒輩曰。  
吾他無所溷汝。異日。日致一花供我目足矣。

黃姬水好遊。或嘲之曰。子知會心不在遠。何乃捨近  
矚而事遐尋。公笑曰。苟欲會心。寧知遠近。吾以丘  
壑視階庭。以几席視雲山。鳥飛魚泳。惟意徜徉耳。  
徐獻忠罷歸。語人曰。越鳥南枝。自有靈性。鍾鼎尊重。  
不換我自在山林也。

王穀祥家居二十年。李默爲冢宰。欲強起之。王辭曰。  
豈有青羊解綬。白首彈冠者乎。

曹時中作壽藏。日往坐片時。曰。此中無朝無暮。無春  
無秋。恍似天地未判之初。

王元美曰。余遊洞窟。累十日糧。酒倍之。行不問主所。



至自津盡匿名姓與鈞父羣長空皎然了無纖雲  
靡夕不月靡飲不多清歌流聲遇輒輟極涼暄天  
劑秋不蕭瑟從行諸君周文善詩子念儷之陸丈  
善畫張生嗣之李生善奕奕稱國手黃生少年雅  
亦善酒季善供具佐吾饒口將書一通寄伯王大  
司馬署中必忻然而笑夢我五湖之曲也

沈鳳峰曰夜來月色清絕一碧無翳小園諸品影落  
清溪掩映如畫諸弟對影圍坐談諧雜俗醒醉相  
笑樂劇飲無算命董子以吳音調鶴南飛聲入雲

杪因念二十年誤落塵網奔走折腰豈知有四時  
之景今幸得歸蒼松白鶴猶笑主人歸來之晚

袁石公曰花寄銚中與吾曹相對既不見摧于老雨  
甚風又不受侮于鈍漢麤婢可以駐顏色保令終  
豈古之銚隱者與郁伯承曰如此則羅虬花九錫  
亦覺非禮之禮不如石公愛花以德也

黃勉之自稱山人其友戲之曰子誠山人也癖耽山  
水不顧功名可謂山與瘦骨輕軀乘危涉險不煩  
筇策上下如飛可謂山足目擊清輝便忘醉飽飯



纔一溢飲可曠旬。可謂山腹。談說形勝窮狀奧妙。含腹咀雋歌詠隨之。若易牙調味。口欲流涎。可謂山舌。解意蒼頭追隨不倦。搜奇以報主人。可謂山僕。謂之山人宜哉。

陳孝廉琮構別墅。實邑之北。山前後塚纍纍。或造陳鬻。覺曰。目中每見此輩。定不樂。陳笑曰。不然。目中曰。日見此輩。乃使人不敢不樂。

王麟洲宦關西。見二叟策杖而行。意甚適也。王問何以得此一叟對曰。力田收穀。可供饘粥。釀泉爲酒。

可畱親友。臨野水看浮雲。世事百不一聞。一叟對曰。澹池養魚。灌園藝蔬。教子讀書。不識催租吏。不見縣大夫。王作而謝曰。真大古之民。

鄧定宇偕張陽和翁龍溪游古蘭寺。班荆而坐。浮觴流曲水中。接取以飲。俄有孤鳥飛鳴而過。笑曰。此勝絲竹矣。

陸宗伯見莫雲卿山水卷曰。余家九山中。朝夕無非畫境。自來城居。此景爲樵人牧豎所乾沒。展卷頓還舊觀。復起余芒屨竹杖之想。



莫廷韓曰。讀書夜坐。鐘聲遠聞。梵響相和。從林端來。洒洒牕几上。化作天籟。虛無矣。

廷韓曰。山非高峻不佳。不遠城市不佳。不近林木不佳。無流泉不佳。無寺觀不佳。無雲霧不佳。無樵牧不佳。古之真隱曠士。多托跡于名岳。要之山無隱士。則林虛。故世有巢居子。山林道尊矣。

莫雲卿曰。晚涼箕踞。臨池數酌。間設筆墨。摹古帖一二行。援琴而鼓之。神遊羲黃矣。

陳繼儒曰。香令人幽。酒令人遠。石令人雋。琴令人寂。

茶令人爽。竹令人冷。月令人孤。碁令人閒。杖令人輕。水令人空。雲令人曠。劍令人悲。蒲團令人枯。美人令人憐。僧令人淡。花令人韻。金石彝鼎令人古。陳眉公曰。余每欲藏萬卷異書。襲以異錦。熏以異香。茅屋蘆簾。紙牕土壁。終身布衣。嘯咏其中。客曰。果爾。亦是天壤間一異人。

皇明世說新語卷之五終



